

藏書

藏書直節名臣傳目録卷十九之二十二

肥義

荆卿田光高漸離鞠武燕丹

濮陽周氏魯朱家

季布欒布

周昌周苛

張良 別見

貫高

汲黯

蘇武

戴封
李固杜喬
陳蕃秦震
皇甫規
史弼等
趙岐孫嵩
李膺等
賈彪
范滂

王允等

田疇

孔融脂習

周處

祖逖

劉琨

嵇康嵇紹

安金藏

辛讜

藏書名臣傳卷十九

〇一直節名臣

〇屈原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藳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

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好甚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

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

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

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

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

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
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
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
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
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
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
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
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
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

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而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李卓吾曰予讀漁父之詞而知屈大夫非能言之而不能行也蓋自不可行也人固有慾氣橫膺知辭相夢尋死不已者此等是也宗國顛覆姑且勿論彼見

其主日夕愚弄於賊臣之手安忍坐視乎勢之所不能活者情之所不忍活也其與顧名義而死者異矣雖同在節義之列初非有見於節義之重而欲博一死以成名也其屈大夫之謂與

○伍子胥申包胥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娶婦於秦秦女好無

忌馳歸報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讒太子建於平王王使建守城父備邊兵而無忌又日夜讒太子不已言太子欲入為亂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王因曰王獨柰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見且禽於是平王怒因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

異○人○也○

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
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王乃使謂伍奢曰能
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
員爲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
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
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
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去
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今讐不得報耳不如
往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

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耳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哀哉）於是尚被執而伍胥遂亡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伍胥聞太子建亡走在宋往從之會宋有華氏之亂乃俱奔鄭鄭人殺建建有子名勝胥復與勝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至江江上有一漁父（賢人也隱於釣）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劍與父曰此劍直百金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

不受伍胥行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公子光爲將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僚久之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伍子胥說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者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襲楚楚發

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歸吳國內空公子光乃令專
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
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又誅其大臣
郤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爲
大夫吳闔廬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因
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四年吳伐楚
取六與灊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
伍員逆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闔廬
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

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

謗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以存矣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吳王乃歸而楚昭王復入郢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鄀當是時吳以伍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

句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也闔廬卒[illegible]
以伯嚭為太宰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越王句踐
乃以餘兵五千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
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
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
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興師伐齊伍子
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
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
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

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其計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也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

負可去矣

貞多

吳太宰嚭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恐爲深禍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之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今王自行而子胥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以不備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不見用常怏怏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

記得係

爲亂矣王乃反聽讒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不勝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衞之君會之槖皋其明年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勾踐因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

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李卓吾曰伍員既沒而後楚有屈原雖生不並世要皆楚之烈也第原自欲死而員乃為人所死屈原決擇於死生之際唯死為可故卒就死以明已之生真不如死也伍員知吳之必亡而不知已之先亡吳猶

未亡而身先亡於太宰嚭之手矣其視屈大夫實大遜庭吾是以後之雖然伍子胥之必覆楚也申包胥之必復楚也絕孝純忠驚天震地此中若妥有褒彈是誠滅郤一隻眼矣豈可豈可

○豫讓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

士為知已者死女為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讐而死以報智伯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

(是)(天命也)(襄子亦大賢)

易邪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

○大○是○

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也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

○聶政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

嘗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
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
者將用爲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歡耳聶政
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以養老母老
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
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
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
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
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

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老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衞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

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讐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

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閒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已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

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此出心事

○魏子與粟賢者

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

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刼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

○魏無忌侯嬴朱亥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

陽下軍走芒卯魏王 公子患之 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

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

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
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
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又
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
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
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
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
趙秦王使使者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

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陰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

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

奇哉

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郤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前尾如西自然應手）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受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策方完妙）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

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果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兵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

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魏王怒公
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巳卻秦存趙
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
公子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
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
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
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
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王則未為忠臣也於是公子
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

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

信陵能知人如此

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

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
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
英雄語
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
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
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
秦從急魏王之視
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
公子十也
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
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
二客又出見
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

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李卓吾曰侯生之刎頸送公子也感公子之知我也是固然矣然特其一耳余嘗有侯生詠今錄之夷門晝策卻秦兵公子奪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酬千秋萬歲有侯嬴是亦然矣而未盡也余又有荊卿詠復錄之荊卿原不識燕丹祇爲田光一死難慷慨悲歌爲擊筑蕭蕭易水至今寒向使田光不死則荊卿必不見丹矧肯入秦乎故田光以死激荊卿而匕首發侯生以死激朱亥而晉鄙椎何者荊卿於太子本無相知之素朱亥於公子亦無深交之分也當公子

親迎侯生時侯生故過朱亥而立公子車騎市中豈
眞不知公子之遜讓而復借此以觀之哉公子既終
不問然後權詞以稱之耳使公子當日果能請屠者
與之同載而歸則屠者卽爲公子客矣當自能爲公
子死也何待竊符之日乃謂公子曰臣客屠者朱亥
可與俱此人力士可使擊之乎是朱亥至是尚爲侯
生客未嘗爲公子客也非公子客又何以得其死力
而用之故侯生死而朱亥決矣夫古之君子貴成事
急然諾如是而已事苟可成然諾苟可不失則鼎鑊

如飴何足怪也侯生本以智謀奇而余獨列在節直之科者以其視死如歸不難報德以成事也噫若侯生者豈直爲節直之雄哉雖爲天子大臣可矣

○虞卿平原君

虞卿者直節之臣而非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一見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虞卿初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睢必報其仇乃佯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

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句此可見平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

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
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
即此可見虞卿
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
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
即此又見侯生
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檐簦一見趙
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
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矣夫魏齊窮
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
虞卿千古知己
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

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
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
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虞卿既以魏齊之
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去趙困梁魏
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
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
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
忍魏齊卒困於大梁然虞卿非窮愁亦安能著書以

自道

自見於後世乎李生曰虞卿不聞魏之有侯嬴乎何不先見侯嬴也見侯嬴則必有策矣嬴蓋有俠骨深謀遠智而隱者也虞卿不但節義亦有智謀可次侯生

○王蠋

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

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
吾不能存今又刦之以兵與其生而無義不如烹遂
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
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
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董份曰觀此敘王蠋事則是以齊存亡係一布衣其
推蠋至矣孰謂太史公之退節義乎

○肥義

趙惠文王三年主父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

心不服其弟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強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甚是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可如何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

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涕泣而出四年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儽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决而輟主父乃出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

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與李兌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餘而死

〇荊卿田光言　武燕丹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荊卿〇荊卿好讀書擊劍嘗游過榆次與

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
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
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
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荊軻游邯
鄲，與魯勾踐博，爭道，勾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
遂不復會。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
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
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
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

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歡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且至於燕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有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

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胡說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

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亦是好漢願太傅更慮之鞫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中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沉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鞫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為

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
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
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
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亾矣雖然光不敢以圖
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
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
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
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
敬諾即起趨出傴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

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於是田光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矣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

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

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度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卿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

軍窮困來

忍以巳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胷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

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可以見太子丹矣）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

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

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内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

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
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
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
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
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
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
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
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
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

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
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

天也

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
者以欲生刦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
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
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黄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
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燕王
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
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

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還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

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天下也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